

唐翁由文集卷第十士

策題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于先聖前世宗工臣儒皆得
與于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聞漢興
之初六經出于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焦
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大小戴之禮
支分派別並立于天下非獨爲說不同而經文亦異
其後諸家之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孔
氏之書小戴之禮獨行於後世此四人者其于經旨
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實此

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從祀而一人獨無與焉議者將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諸君以為何如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為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所欲為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為之心而考其所未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至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于經者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于五等之間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于傳無所見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

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然此數事猶見于他經不為無所考而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以疑而問也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矣賢者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材則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于下士莫不因事以設位因位以制祿未有

居位食祿而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貴亦未離于服采焉其所謂服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休者常寡則天下賢者將何以處之耶在位者任德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王之用人亦有流品之異耶

問政必本于財財必取于民賞必施于功罰必加于罪此爲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以爲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關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關市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力也而

孟子以謂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闢田野治古之所謂力也而孟子謂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制歟意者其自有旨矣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意合同者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其制行之異類皆如此孔子稱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稱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言之異類皆如此安在其爲合歟抑其所以異者乃

其所以同歟

問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于世其來遠矣內有朝覲會同辭受送勞之禮外有存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束帶立朝與賓客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專對之才不可謂無益于用是以聖人雖以德行為先而語言辭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子貢所以得齒于顏閔之後而公西華所以得與於由求之列也子耻巧言後世遂以質訥爲賢是果聖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與諸公

議之

問爲己之甚而至於絕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子以爲不義兼愛之甚而至於喪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爲不仁外不至於絕物內不至於喪我處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爲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愛者謂之不仁爲己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爲得之矣而又謂之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必外此二者而後可以爲道乎抑所謂道者亦不離於此乎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

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夫道德仁義一也道在天則爲陰陽在地則爲柔剛在人則爲仁義仁則三德所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剛克仁義相濟則三德所謂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於仁義善言仁義者未嘗不本於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足以爲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於諸君也

問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莫不知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以爲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晉

之乘楚之檣杙是也而況於王者乎以爲置而不錄耶則羅春烏除烏鳶去鼃龜除水虫之類至纖至悉無所不載而況於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卿之屬乎抑周之建官不能盡見六篇之書乎諸君其試陳之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爲將也居則無部曲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繁屯舍無刁斗之衛務爲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爲將也居則正部曲出則正行伍晝治簿書夜擊刁斗近乎煩擾士卒苦之

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事蓋不可爲法於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內是故謂之文自發啓以下治外是故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可疑者焉自王翼至於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略至於壘虛而謂之虎自林戰至於公險而謂之豹自合分至於武騎士而謂之犬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可得而聞乎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無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離乎流者也權量以爲平城池以爲固車服以爲勸斧鉞以爲威符節以爲信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旣涉於有則不免於累而自古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穴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旣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於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爲體以無爲用雖涉於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問以道治天下者其事略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

故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守以考之或析或因或夷或隕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蓋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爲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爲者也堯典以道治天下而舜謂之無爲者何哉無爲者天也有爲者人也舜旣以無爲爲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何哉

問爲治之序始於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於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乎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方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爲意者蓋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滅裂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旣以滅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爲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於古歟然則明天者治道之本學者所宜知也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因其俗而治之耶則人自爲禮無所統一家自爲法無所視倣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將易其俗而同之耶則或抑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殆非先王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二說相反如此其可以相爲用乎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未盡輸入征討戰伐之事未盡休息倉廩府庫未至於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關市未有征也澤

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藪林麓從可知也天下旣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之賦皆已輸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廩府庫之積不患乎不足當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關市始有征矣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囿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立法初不爲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脩陳之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六鄉之吏而其所謂士者乃六鄉之民故爲士者未嘗不耕而爲農者未嘗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

於其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爲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爲而從學之徒一言及此則深詆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於歷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乎何害其爲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願與聞之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揚子習孟子者也傳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

之書大抵皆得於經其傳稱詩書禮樂蓋無所不有而獨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獨不好歟揚子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於易其言天下休咎旣已詳於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曆又明於易之數豈揚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固有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於言與不言之間歟

問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闕而其要本於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於此以謂道術旣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

目鼻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聞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學其原不出於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辨之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於洙泗之間其志未嘗不欲附驥尾而名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其名於後世而卒能以其所長得與於四科之列者十人而已此夫子所以愍其成材之難而有不及門之嘆也然以曾子之賢而不與德行亦也束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而不與於言語子賤之治至於民不忍欺

而不與於政事子張有聖人之一體與游夏等矣而不與於文學夫成材之難夫子嘗嘆之矣幸而有焉又棄而不錄聖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問天以五生物地以五成之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要必歸於五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在物則爲五味五聲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則爲五常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數匹夫之所共知而聖人不能有所加損也今言仁義禮智而信不與焉是猶五行之無土五事之無思至於五味五聲五色皆闕其一謂盡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說如此學者所宜深考其意

也

問由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於經而不雜以諸子百家之說者揚子一人而已至論人物則猶有可疑者焉夫莊子者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之莊子豈申韓之流也哉顏子之於聖人一間爾而以黔婁四皓配之猶若有理焉至以韋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雖賢然亦豈至是哉揚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爾諸君其以告之

唐詹山文集卷第十

歸安汪亮采校訂

唐詹山文集卷第十

三國雜事序

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偏霸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蜀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予奪尚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稱劉崇爲晉矣今五代史作南唐東漢世家

未嘗以吳晉稱之獨陳壽如此初無義例直徇好惡耳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爲陳壽所壞可更爲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上篇國雜事篇上

諸葛丞相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道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知略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調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貴輕重

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有補哉

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飯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賴孝直爲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評曰威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諸葛氏之言於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

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初郭進爲山西巡檢民訴進掠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耶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義孫盛所見者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稱曹公興師本爲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憂死論者曰彧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華歆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爲首原爲腹寧爲尾魏略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奸雄然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羣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爲不少足以辦此何至使歆爲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爲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爲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旣已逾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是歲保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寧有變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趣嚴州人問曰昔袁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

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爾所知也
即隨使者到軍

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法屈爾疇之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

誅賞將以懲勸而盡哀於逆臣之家爲政之道躓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祖失之於項氏曹公遵謬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刑人于市下車而哭之况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王乎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

位於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旣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

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逾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

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又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七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

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擒關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終不可留要當立效報曹公而去及羽破顏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賞賜羽悉封還拜書告辭歸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公曰彼各爲其主爾勿追也

羽爲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報公然後封

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贖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爲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黃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節策權爲吳王加九錫權受之

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略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顧

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衆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邊關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徃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旣而魏責任子權不能堪卒叛之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急而陳壽以勾踐奇之勾踐事吳

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平安此其證也

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

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

先主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於涪謂龐統曰今日之會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王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論哉至於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

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爲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而況于兵乎故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黃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昭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誕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

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爲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誅之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示以謙德蓋將爲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來稱藩猶當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而爲權所

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爲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於九江置南北郊是時荆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於郊惟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之所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爲大盜於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白時周不即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揚

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巖險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衆以攻秦川先主稱善

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趙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常爲代王以代郡雁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

荆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

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知識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晉漢春秋曰孫皓聞羊陸交和以詰於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御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

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爲德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唐眉山文集卷第十三

歸安汪亮采校訂

唐睂山文集卷第十四

三國雜事下篇

操征柳城備勸表襲許表不能用

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旣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正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爲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于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

爲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正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會馬謖敗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橫目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亮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患其不至如

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旣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違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以響應之意哉此雖邊鄙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吾所以爲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侍中刁元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耶當思可以釋此者元曰赦有小大或天下或千里或五百里隨意所及乃赦宮中基得以免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侯王有罪

當誅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與列侯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謹與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元有司也而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於中原

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旣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還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荊州亦不能辦此信天命有在哉

孫權稱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遂絕之孔明以爲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旣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伯權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禽伯因論伯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斬平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臥不屈權與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旣而樊伯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濬爲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

於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爲君有不得不然者乎
吾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
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徒隸况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
事君則濬不得爲無罪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
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氏

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
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旣魏武之讎恨

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
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存猶有先王大公
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
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並開
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
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旣置三公而懿等並爲大
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耶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
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

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今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意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而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旣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

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爾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爲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不如稊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荀非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圓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尺蒼質而白理有若麟者若鳳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若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孛彗者其字可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爲魏

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爲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爲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蘇則爲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旣已策名新朝復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爲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臬音使人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

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者矣尚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羣臣沒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歎
息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
施春秋著以爲譏孥戮之家國刑所肅縱在哀
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默
受嘉賜獨爲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
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
也何名爲偏宥哉使盛爲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
以私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爲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

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若此之類猶未周
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
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
記爲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
卜田宅者卜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
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
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與廢者亦不純
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
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議證據有絕

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爲太史
令以論著爲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
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爲二
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
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爲正遂
改是年三月爲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
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
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

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
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
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
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
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
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
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
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見丑爲正
於經旣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
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

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爲流矢所
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
當少于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
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
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
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
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
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

而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
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
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
不祚漢明矣

唐睂山文集卷第十四

歸安汪亮采校訂

按子西集宣和時編次始自弟庾洎編於紹興
間參以閩蜀本迺鄭勸農屬王教授所校定者
明徐興公氏獲鈔本於何給諫家其序中述是
集邇求勿得豈萬曆前絕少耶興公慨子西與
東坡產同鄉謫同地身後視坡覺寂寂而通考
列鴈湖後村竹溪語俱以子西爲學坡不知子
西父以盛名不遇蜀人在其門應舉輒被放子
西之淵源自應與蘇氏學殊且以張商英薦除
提舉張罷外謫與觀文書意多懇摯而與坡後
先居惠詩文卒不一及坡非無謂矣讀是集者

知其立言之足以不朽正不必計其與坡異同
可也

雍正乙巳春日歸安汪郊浚臣跋